



知株视频号



掌上株洲客户端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洲日报社出版

## 株洲风物

### 攸县人的艾粩情结

刘正平

攸县地域，土地肥沃，雨量丰富，遍长艾草，从前盛行以艾叶做粩来替代粮食。

艾叶粩有两种称谓，一种叫艾叶，一种叫艾蒿。将艾叶洗净、捣烂、剁碎，拌和米粉搅拌均匀，反复挤压成泥状后，搓成扁圆形的一坨坨，叫艾叶粩；套入木模打制的则称艾叶蒿。

艾叶蒿的单位称只，叫多少只，做起来快当、省事。艾叶蒿则较费工夫，薄小如瓶盖，入锅蒸时两只叠放，互相黏合，圆团一团，叫一双蒿。

艾草，多年生草本植物，耐寒、耐旱，生长能力极强，早春二月就抽出冰霜，长出嫩芽青叶。清明时节，是艾草生长的极盛时期，田边地头，到处都是蓬蓬勃勃的艾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攸县扫墓祭祖，仅在七月的中元节和腊月的大寒节，清明无扫墓的习俗，只是一个重大的农事节日，播种插秧，万物下种，忙得不可开交，没雅兴也没工夫打制艾叶蒿，即做粩。粩，个大、厚实，吃几只即饱。远地干农活，为省往返时间，带上几只，充午餐。

艾叶蒿的习俗，始于应对饥荒。进入仲夏，青黄不接，粮食几近告罄。艾草老了，长成一尺多高的苗，只好将下叶片，去掉茎秆。饥不择食，山上的树叶和河里的水草都行。那年大饥，漫山遍野都是摘草、挖草、捋树叶的人。低矮的茅棚小屋上空，浓烟滚滚，家家都在煮艾草。攸县网岭镇莲滩村的朱瑞章(1928—2022)，组织十几人的专业队，驾着小船，在浩浩的攸河中捞丝草。捞来丝草，拌少许米粉做成粩，分配给饥民。米粉少，就那么一丁点，几乎是草，散渣渣的难黏成型。便将米粉熬成米汤，浇注在剥得细细碎的草里，翻拌均匀，抓在手掌间使劲捏合，反复拍打，做成一只只粩。粩把表面被捏出来的米汤和草汁覆盖，翠绿光滑，诱人；但一咬，“哎呀，我的妈呀，满口草渣。”

1982年，农人开始各自作弄分得的那份土地，劲头大涨，见缝插针，精耕细作，粮食立马有了富余，就突然兴起做艾叶蒿的风潮。从前做艾叶蒿是种奢望，因米不能将米充分发开，很费粮食。攸县俚语，磨盘一响，一餐吃了三餐的粮。做艾叶蒿必得拌以艾草或青菜。现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糯米粩、糍粩、油粩、米粩，不断变换。只是厌倦了艾叶蒿，吃得大腻了。有人说得更夸张，“至今打个嗝，肠子里都喷出艾叶气。”但仍然很费事，要用家重的石磨磨米粉。两人推着那个石轱辘团团转，上面点点滴滴地添米粒，下面丝丝缕缕地飘粉末，转上老半天，转得筋疲力尽，才可磨几斤米粉。为了换口味，或怀旧，间或也做点艾叶蒿。

米袋子满了，就搞钱袋子。人们纷纷南下北上，务工经商，渐渐带回了外地清明节的祭祖扫墓民俗。清明节也叫寒食节。古人在这一天不生烟火，一天将青菜和面粉搅拌揉合成糍粩，蒸好，留着清明节这一天吃，叫青团，攸县做艾叶蒿的习俗，正好和青团的风俗对接。当然，如今做艾叶蒿的流程早已今非昔比，大型粮食企业生产的米粉，细如烟尘，比手工磨的好得多，也不用人工割草、和料，直接将米粉和艾草倒入搅拌机，几分钟就烂熟如泥。有人从中捕捉到商机，每个乡镇都有生产艾叶蒿的专业户，农贸市场琳琅满目，油绿如玉，清香扑鼻，各种馅式任选……

商家不厌其详地宣传艾叶蒿的食疗效果：补中益气，通经活血，散寒驱湿，消除腹胀等，说成了一种无所不能的保健食品。

一些七老八十的人嗤之以鼻：“咯有啥稀奇？我们曾经老当饭吃。”

答曰：“你就是活教材，不吃咯多艾叶蒿，你身子骨还能这么硬朗？”



3月26日，醴陵，民族舞台剧《烽火家书》演出场景

## 株洲往事

字字深情 满纸家国

# 左权将军家书里的烽火家国情

韩修龙

“买给北北的两件夏天衣服早就买了，没有妥当(人)带故延至现在。衣服大了许多已改了一次，剪小一些，但还是大，大概明年还不能穿。”

3月26日晚，由左权县开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民族舞台剧《烽火家书》在左权将军故里醴陵上演。来自山西省的艺术家以左权将军转战太行途中以及驻扎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司令部期间，写给妻子和母亲亲笔家书为故事脉络，通过一页页发黄的信纸和斑驳的字迹展开故事，再现革命先辈烽火岁月中的家国情深。

### 家书往事

1939年4月16日，经总司令朱德做媒，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的左权，与参加中央巡视团到晋东南巡视工作的刘志兰女士在潞城县北村结婚。第二年，即1940年5月份，生下女儿左太北。1940年8月30日，刘志兰与才3个月的左太北，即离开了亲人左权，到达延安。没有料到，这却是他们永别的日子。

从1940年11月12日，到1942年5月22日，二十一个月里，左权因思念，为爱妻写下了12封信，其中一封在半途丢失，其余11封均被刘志兰收到，共计1.6万字。这11封珍贵的信件，直到1982年，在左太北42岁时，刘志兰方郑重地交到女儿的手上。

刘志兰在给太北的信上这样写道：“如果说，留遗产的话，这就是留给你的最宝贵的遗产。”“前几天在你爸爸墓前，我为对你父亲的思念和自己40几年的苦难生活而流泪了。我在去邯郸的火车上也在思念着这40年的‘苦难的事情’。”

这11封信件，后来被辑成《左权将军家书》问世。

我迟迟捧读再后来被增订为《晋冀鲁豫革命烈士家书》时，已是离左权将军牺牲79个年头了。

2001年12月的一天，也即在左太北离开父亲60年后为早已失去的亲人写下了一封信。此时，左太北从妈妈刘志兰手里，接过那11封信已有19个春秋。

左太北在信中这样对父亲说道：“1980年5月，妈妈把三份历史珍宝郑重地转交给我，其中有您写给妈妈的11封信。在这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些信。多少次我泪流满面地看着这些信，多少回我睡梦中高兴地见到了您。”

### 铁骨柔情

左权为刘志兰写的第一封信，是1940年11月12日。同年8月30日，刘志兰母女离开晋东南八路军总指挥部赴延安。此信上说，接延安10月26日来电，到延安。母女俩长途跋涉，历时一个多月。

左权写道：“当你们离开时，首先是担心着你们通过封锁线的困难。更怕意外的遭遇。你们到达洛阳，西安后，当时反共潮流趋严重，又担心着由西安到延安途中的反共分子的留难与可能的危险。今竟安然地到达了老家——延安，我对你及太北在征途上的一切悬念当然也就冰释了。”与亲人分离是痛苦的，不分离，又怕不能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战地工作。在矛盾中，左权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此信，左权建议，让女儿及时送到延安托儿所去，如此，就可以同时不影响刘志兰入校学习。那个时候的

延安人，都是以入校学习或工作为荣，以整日带着自己的孩子不求进步为耻。

左权的另三封写给刘志兰的信比较长，写于1941年5月20日，此时，刘志兰母女离开左权已半年。信的开头写道：“前托郭述申同志带给你的一包东西：有几件衣服几张花布一封信，听说过封锁线时都丢掉了，可惜那几张布还不坏，也还好看，想着你替小太北做成衣服后，满可给你伙漂亮一下，都掉了，这怪不得爸爸的，只是小太北运气不好了。”

左权共写给刘志兰12封信，其中一封丢失，我们从信中得知丢失原因。

左权接着写道：“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又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哪里会忘记呢？在工作中余总是想着你和我和我在一块，但今天的事实不是这样的。默念之余，只得把眼睛盯到挂在我的书桌旁的那张你抱着她照的照片上，去看了一眼也就给我很大的安慰了。”

这段文字，字字句句都碰触着读者的心，左权的亲骨肉，只三个月那将来的幸福生活，只有他，他们，只有我们的军人，我们人民的子弟兵，舍小家，为大家，甘心承受与亲人分离的凄苦，就是为了更多人的不分离，不凄苦。

左权又写道：“自去年反扫荡结束后，我们搬到一个大庙里，到现在已半年了。环境很平静，生活也很安定。建了一些新房子，种了不少菜，植了很多花有牡丹、芍药、月季、玉簪以及桃李杏和菊花等。花园就在住宅的门口，如去年住的小庙一样，不过这个规模大些。廿一号及王政柱、志林等同志都住在一起，很热闹。特别是花园很漂亮，桃李梨等已结果(实)了，不久就可以吃果实。牡丹花开得很漂亮不久才完了。现在芍药花与月季花正在开着，比牡丹还漂亮。满院的香味比去年我们驻院的花好得多了。我本来不爱这些的，现在也觉得很好，有些爱花的心了。在我那几张看花的照片上你可以看到一些，可是这只是花园的一角呢！你看好不好？你爱不爱？来吧，有花看还有果子吃呢！住地的周围和附近也是很好的。满院的林木结了不少的核桃、柿子、花椒以及其它等等。还有一条半(碧)绿的水流着，真是太幸福了。”

在那战争年代，短暂的战斗间隙，那样的平静尤其可贵与美好，可以种些花草、果木。我们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知道，左权将军不仅有铁骨铮铮的一面，也有心肠柔软，热爱自然花草，家园风景的美好情怀。

在第四封信中，左权又这样写道：“我们的驻地虽小一点，经修整后较砖壁还好，院子里种了许多花，周围种了许多菜，还有不少果子洋菊已开三个月了，现还未完，大批菊花牵牛花等，开得很好看。可惜的就是缺少，而兰花是我所最喜欢所最爱的，兰恰离开我在千里之外，总感美中不足。每次打开门帘，见到各种花的时候就想着我的兰，我最亲爱的兰，情况无甚变动，不离开驻地时准备明年更有计划地有秩序地组织院子里的花园。”

在这里，对美好景观的品赏与喜爱，体现了对美好平静生活的向往，

转而又因“爱兰”而思念起远隔千里的爱人来了。

### 砥砭情深

2001年4月，左太北与刘伯承之子刘太行来到了左权战斗过的黄崖洞，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黄崖洞的水腰峪及半山的大洞中，还保留着当年修筑的厂房工事。

当然，这一次左太北也到了砖壁不远的当年总部卫生院所在地土河村。土河、砖壁、王家峪的百姓们都赶来了，他们想看一看当年左权将军的那个小婴儿，一位房东老大娘流着眼泪紧紧抱住了她。

左太北在另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里深情回忆到：“就是在砖壁拍过那张全家福的几天后，母亲带着我消失在父亲视线的尽头……秋日的时空下，挑夫的担子一头挑着睡在小木箱的我，另一头挑着我的日用品，扁担上还晒着我的尿布。翻过道道山梁，走过村村寨寨，一个多月后，我们母女终于到达延安。”

左权给刘志兰的第十封信这样写道：“转瞬又是5月5日，时间真是过得快，北北快两岁了，离别廿一个月了。自接到你去年十一月信后还直接到你的信，时刻想念着。”此信写于1942年5月5日。此时左权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接到妻子的信了。夫妻双方相思日苦，唯有写信，以解互通情感与信息之渴，可是，半年的不通书信，夫妻双方的心里又是怎样的一种煎熬。那时的交通，敌人的封锁愈加严格，捎带信件本身也是很危险的，千里相思，竟连这个读信的愿望也不易实现了。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左权把信写好，感到又有话说，于是，又补写到：“如时局有大变动，你们不能照常学习下去，则主张你来前方的好，既不能学习，前方同时可以工作的，并且那时后方的工作环境，不见得比前方好。可能时，希把太北一同带来前方。如不方便也可以不带来，由你决定之。”

左权此刻，有了什么预感吗？忽然180度大转弯，要妻子和女儿来前方。此时的妻子也入校学习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也实现了，女儿太北也早已入延安保育院。80年过去，再读至此，令人叹息不已。

写于1942年5月22日的信件，是左权写给爱人刘志兰的最后一封信。在每封信中，左权都提到对女儿太北的思念，这封信也没有例外：“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更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经常去看她，来信是希望能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会儿在地下，一会儿爬在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地，假如在一块的话真是痛快极了。”

信中又写到对爱人的相思：“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时相聚？念，念，念！”

两天后，1942年5月25日，左权将军于麻田十字城战场壮烈殉国，时年37岁。

时光如梭，家书泛黄。左权将军那一封封对妻子的牵挂、惦念，也记录了那段弥漫着战火硝烟的历史，更传承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信仰、忠诚与大爱。

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株洲日报联合办

### 山垄村看花记

谭林芳

大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它的样子，或许都源自于东晋诗人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那是一个曲径通幽，别有洞天之地。

它的美好，或许在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那是一个与世无争、返璞归真的“理想国”。

春日，走进炎陵县霞阳镇山垄村的百亩黄桃园，就是一个袖珍版的“桃花源”。

从炎陵县城出发，沿着省道S205行驶十来分钟，在一处名为“山垌村”的路口往左拐，沿着更窄的组组道路再行驶三五分钟，便驶入一个宁静的小村子。

这个村子三面环山，房屋大多数是新建的独栋砖瓦房，白色的外墙，淡蓝色或红色的屋顶，错落有致地散布在山脚。门前屋后，都种有成片的黄桃树，间或亦有几棵奈李树。为数不多的几丘水田，成为一种点缀。农人们放养在水田里的白鹅、麻鸭，与在黄桃树下觅食的鸡群，还有恣意追逐的猫儿、狗儿，如同悦动的音符，给这方静谧的田园奏响了流动的乐章。

花开的时节，这个小山村最是让人沉醉。还在冬末的时候，奈李花就悄悄在枝头团成花骨朵，只待气温升高到适宜的温度，就无声无息地绽放开来，起初，是一朵两朵，给人一种“花开了”的惊喜；不出几天，便缀满了枝条。

黄桃花，似乎和奈李花约好了，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两者次第开放，也不会全然错过。当满眼望去，满村都是一片殷红时，那份昂扬向上的生机勃勃，那份尽情绽放的无拘无束，似乎形成了一种力量，让整个村落都氤氲在“又是一个丰收年”的喜悦里。

房屋在“桃红李白菜花黄”的掩映下，更显宁静和安逸；农人们往来其间，锄草、耕作，更显安居乐业的从容。游人步入其间，很快就能安静和放松。举目四望，这样的田园，不就是记忆里的“乡愁”吗？

越是年纪增大，越是能够感受到这片桃林，这个村落带来的美好。

年少时，我们也不曾有在花树下追逐嬉闹的印记吗？或许，那是村口的大柳树、板栗树，又或者，那是最常见的橘子树、李子树，或是那些无名的迎春花，散落在田间地头，当春风中夹杂着阵阵花香，便让人心中生长起“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希望和斗志，所有美好的愿望也在春天里被种下，渴望用尽一生去追逐，去实现。

年轻时，那一片桃林，或许就是爱情的见证。《诗经·国风·周南》中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代表的是青春活力，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正值青春年华的一对新人结为夫妇，那样浓烈的爱情，那样强烈的对于和美幸福家庭的期许，千百年来，令人向往不已，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年老时，那一片桃林，或许是身心休憩的家园。立足于世，谁不是为了“碎银几两”而奔波。一旦身处其中，便不得不阅览人性的真善美，遭遇人生的假恶丑。待自己一路披荆斩棘，风雨兼程，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也已经垂垂老矣。

此时，若能回到乡下老家，扎根在田野里，如同陶渊明一样，回到他心心念念的桃花源，在老屋门口的小院里看花开花落，看云卷云舒，闻一闻晚风的味道，或和几个热爱农村的老人，一起做伴，“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那多好呀！

有句诗是这样说的：“生命是一万次的春和黎明。”在谋生和谋爱的个人旅途中，保持善良，形成属于自己的“锋芒”，那么人生不管经历过怎样的起起落落，总会清澈且明朗。

所以，这一生，心中若有桃花源，便随处可遇水云间，勿勿走过半生风雨，还有半生夕阳西下。

这个春天，来炎陵县看花吧！就去霞阳镇山垄村，或去别的村，探访近在咫尺的“桃花源”，在桃花盛开的黄桃园里，卸下一身疲惫，给心灵片刻自由！



山垄村百亩黄桃园盛开的桃花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